

第二部

贰

官海沉浮

舍人◎著

这不完全是一部官场小说，也不能将其视为一部反腐小说，这是一部以官场为依托的描写人性的小说；是以官场为平台，描写社会各个层面的小说；是一部中国改革开放的编年史。

:2 (2)

2009

宦海沉浮

舍人◎著

舍人◎著

第一部

貳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宦海沉浮.2 / 舍人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5399-3201-9

I.宦… II.舍…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0439 号

书 名	宦海沉浮 (四册)
作 者	舍 人
责任编辑	胡小河
责任校对	张松寿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8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80 万字
印 张	120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201-9
定 价	160.00 元 (四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百六十一章	1
第一百六十二章	6
第一百六十三章	13
第一百六十四章	19
第一百六十五章	26
第一百六十六章	34
第一百六十七章	42
第一百六十八章	51
第一百六十九章	59
第一百七十章	66
第一百七十一章	74
第一百七十二章	80
第一百七十三章	86
第一百七十四章	95
第一百七十五章	105
第一百七十六章	116
第一百七十七章	126
第一百七十八章	135
第一百七十九章	148
第一百八十章	160
第一百八十一章	170
第一百八十二章	183
第一百八十三章	196
第一百八十四章	204
第一百八十五章	213
第一百八十六章	221
第一百八十七章	231
第一百八十八章	238
第一百八十九章	247
第一百九十章	253

目 录

第一百九十一章	261
第一百九十二章	269
第一百九十三章	274
第一百九十四章	282
第一百九十五章	291
第一百九十六章	297
第一百九十七章	306
第一百九十八章	313
第一百九十九章	320
第二百章	327
第二百零一章	335
第二百零二章	343
第二百零三章	351
第二百零四章	359
第二百零五章	369
第二百零六章	376
第二百零七章	384
第二百零八章	392
第二百零九章	401
第二百一十章	407
第二百一十一章	414
第二百一十二章	420
第二百一十三章	426
第二百一十四章	431
第二百一十五章	437
第二百一十六章	443
第二百一十七章	449
第二百一十八章	455
第二百一十九章	462
第二百二十章	469

第一百六十一章

杨陆顺兴冲冲到了“四海”烟酒批发部，就直问小标在不在，那柜台售货员春妹子是认得杨陆顺的，赶紧甜笑着请杨主任上了二楼办公室：“杨主任，您先请楼上喝茶，不凑巧，我们杨老板出去有事了，您看是不是等会？楼上电视、录像都有，还有杂志小说，实在嫌闷，我就陪您说说话。”不过再怎么笑靥如花也难掩饰内心的慌张。杨陆顺四下打量着上了楼：虽然来得次数少，就算小标不在，总有猛子、铁子等在管事，这会一个为头的也不在，门面上几个女营业员妹子个个眼神慌乱，她们这是慌什么慌呢？

春妹子麻利地沏了上好毛尖，又拿了盒加长红塔山，还殷勤地拆开来替杨陆顺点上，并且熟门熟路跑里间洗了几个苹果用小盘盛着，倒让杨陆顺有种错觉，仿佛是到了这春妹子家做客一样，不禁就笑道：“谢谢春妹子了，你这么手脚勤快，肯定是你杨老板的好帮手，奖金不少吧？”春妹子边削苹果边解释：“杨主任，我是头一批跟杨老板的，算算也有两年多，下面姐妹们换了几茬，只有我没挪窝，也算了解杨老板的心性，知道您是他的恩人，再者杨老板也叮嘱了，您和您爱人不管什么时候来，都要我们用最热情的服务来接待。”

杨陆顺哦了声，心里还是着急自己的大事，就说：“春妹子，你看你都成内掌柜了，你杨老板去了什么地方，你不会不知道，能电话联系得上不？催催他，我有急事。”春妹子有点猛醒，连忙支吾着说不是很清楚，称楼下在盘账得下去，杨陆顺自然不好留她，便耐着性子在楼上看电视。春妹子几步窜下楼，打开虚掩的库房门道：“猛哥，杨老板的干爹杨主任不知怎么来了，说是有急事找杨老板，这不在楼上等着，你看是不是要……”里面传来低沉的声音：“知道了，春妹子你只管去招呼生意。你们几个从楼顶翻出去，在外面留神盯好，也叫外面的弟兄集中精神，不得马虎半点。记得把家伙藏掖好，别他妈的一看就晓得你是打架鬼！”

春妹子自然心神不宁地守柜台，几个人鬼鬼祟祟就上了楼，经过窗户时还猫下腰，硬没让杨陆顺觉察半分。杨陆顺在楼上也是坐立不安，他一本分人突

然要搞别人的小动作，心里也惶然得很，也知道这事至关重要，关系着他和老谢两个人的前途命运呢，哪里还看得进电视，不停走到临街的窗口张望，这一张望就察觉楼下人群中几个人神情不太对，或与人聊天或假装买东西，但眼睛老是盯着批发部的大门，活像老电影里的特务在盯梢。杨陆顺自然不会想得太远，暗暗好笑这莫非是小标怕人捣乱，故意安排的不成？足足等了约莫两小时，虽然春妹子时不时上来添茶倒水，聊几句解闷，眼见到了中饭时分，还不见小标转回，杨陆顺也按捺不住了：“春妹子，你杨老板究竟在不在县里，要是他不在，我就先回了，麻烦你转告他，说我有急事找。”那春妹子也不留，倒似乎巴不得他走呢，杨陆顺悻悻地出了门，却在街口子上碰到了小标，确切地说是小标在辆挂公安牌照的小车上喊住了杨陆顺，开车的竟然是侯勇。

再进批发部，春妹子等人见杨老板回来，顿时露出了轻松的神情，特别是春妹子小鸟一样依在小标身边，欣喜溢于言表：“标哥，你总算回来了，看把杨主任都等得生气了，可不能怪我招呼不周，实在是等得太久了。”杨陆顺就感觉他们之间并非老板雇员那么单纯。杨小标就再次赔罪：“爹，真对不起，您难得来一次，偏生我又办事去了，路上凑巧遇到了侯哥，中午就陪您多喝几杯消消气。”杨陆顺呵呵笑道：“我气什么，只是等得不耐烦，倒是猴子真赶巧，是不是不想回去见四妹子啊？”侯勇把大盖帽放肆地扣在春妹子头上说：“好久没吃春妹子烧的牛蹄筋了，想呢。”杨陆顺就骂道：“你小子规矩点，别亵渎了帽子上的警徽！”春妹子怕也是经常和侯勇开玩笑，把帽子正正一挺胸脯：“侯哥，你看我这形象不比你们局子里的女警察差吧？”侯勇就苦着脸说：“我的天，女人什么工作都做得，千万别当公安，我屋里那婆娘天天拿我当犯人审！”杨陆顺一肚子心事又怎么有心情开玩笑，眼睛就看着电视不言语，小标似乎察觉到了，暗暗一揉春妹子，两人就下了楼，闪进了库房，门闭得死死的不知在密谋什么事。

杨陆顺见小标似乎与这春妹子关系不简单，就忧心关关，侯勇刘霞这两口子就是榜样，不知是感情不深厚还是原本就是利益结合的婚姻，长期冷战，但愿小标与关关以后能幸福美满！中午饭果然是春妹子亲自下厨，确实烧得一手可口的菜肴，不比饭店里的差。但看到春妹子系着围裙像女主人一样问杨主任饭菜是否合口味，杨陆顺就如吃了苍蝇一样腻歪，却笑着对侯勇说：“这么丰盛的饭菜，我们仨一定要喝个痛快，不把猴子的红屁股挪个地儿不罢休！”一句话就剥夺了春妹子同桌进餐的资格。

小标心里猜着干爹所急何事，于是两人联手，把侯勇灌了个烂醉如泥，真把猴子的红屁股挪脸上了，等清静了，杨陆顺就直问老谢的事查得怎么样了。小标摇着头说：“爹，不是我没用心，实在这事关系重大，我们明明晓得基建工程最有

油水，可得了好处的人也晓得这是判刑做牢的违法事情，那还不行事隐蔽嘴巴闭得死死的？新平乡接触基建方面的人我不敢打听，一打听保证坏事，而不接触基建的人就两眼一片黑，再怎么揭发检举都是无凭无据。你说人家建材以次充好，可外面又看不出分毫，总不能敲开水泥去检查吧？还有其他一些可以找到问题的，如设计图纸与实际施工情况，可这些东西要查，得有手续才行……”

听了小标这些话，杨陆顺顿生无力的感觉，确实，很多东西不能靠简单的怀疑就有效果，需要的是真凭实据，而证据的获取自然得司法机关用正规手续去查取求证，倒是太高估了小标的手段，苦笑着嘟囔：“看来真是拿笑面虎没辙了。他现在正走红，怕是什么匿名信也不起作用哟。”小标不禁烦躁起来，发狠道：“爹，干脆我把那严疤子的嘴撬开，我就不信他是铁齿铜牙！”

杨陆顺看着小标凶相肆意，不禁一哆嗦：“你怎么去撬？难道用非法手段不成？我们是在检举揭发罪恶，而不是再营造新的罪恶！”小标犹自瞪着发红的眼睛说：“严疤子我们奈何不了，干脆我喊个弟兄把那笑面虎废了，只要在他头上来一家伙，嘿嘿，不就什么都结了？”杨陆顺一拍桌子喝道：“胡说八道，越说越不像话，你把我当作什么人了？为了自己的前途利益就可以草菅人命肆意妄为？”小标嘿嘿一笑，顶撞道：“总好过那笑面虎横竖与你为难吧？”杨陆顺至此就真正觉得他与小标不是一路人，再怎么勉强也不能强扭到一条路上，不论是不是小标喝多了几杯说酒话，就连想也不应该，与人命相比，一点工作上的冲突一些私人恩怨又何足道也？

且不说杨陆顺快快不乐离开了“四海”批发部，杨小标也是一屁股的麻烦事，他在南平道上老大的地位受到空前的挑战，虽然他知道这是躲不掉的，可实在是来得太快了。事情的起因看似偶然，但杨小标认为这如同香港电影里黑道火拼要师出有名，无非是找借口。前两天在叶祝同的电子游戏场里，有两个穿着邋遢的青年人玩扑克牌机，一天一夜输了五千块钱，自然输得冒了火，认定电游老板在机子上做了手脚，任凭老叶怎么解释甚至愿意退他们一千元息事宁人，可那两个青年人非但不听劝，反而觉得是老板心虚，竟然要全退五千元，你说这不是挖老叶的心头肉，话不对头就吵了起来，进而那两人操起折叠椅砸机子。这下就轮到杨小标看场的弟兄出面，难得遇到一次闹事的，加之叶老板对他们不赖，几个人三下五除二就把那两人打翻在地，下手还蛮狠，大牙满地飞，指不定哪里还断了骨头。万没想到被打的人有一个是城西搬运社四哥的舅子，第二天就放出话来，要么赔偿三十万，要么照样打废那几个弟兄！

有人说这搬运社不都是几个卖劳力的苦哈哈，怎么也敢闹事？实际不然，这四哥年纪约莫三十出头，却是打架玩命四进宫了的，从初中进少管所到成年

判了五年有期徒刑，三十年倒有十年时间在牢里过的，前年释放顶他爸的职进了搬运社后不思悔改，纠结一群无业青年，渐渐把南平几个码头占据了，南平四面环水，大量的建筑物资及民用煤炭、农副产品等基本都是水运，真正卖劳力的要给他们钱，那些船老板也得给保护费，把香港电影是活学活用了。你说公安局不管，管啊，可那些船老板怕背时，小钱换安宁，那些卖劳力的苦哈哈更是无奈，不给钱怕一月下来的收入还不够吃药的。有钱了势力就开始膨胀，就想把手伸到标老大的地盘，怕这就是个由头！

杨小标跟关关把恋爱关系确定了，那心思一半在生意上，另一半就全在关关身上，甚至就想给她们母女俩置大房子，好在何医生人病但不糊涂，关关更是竭力反对，这哪是婚姻，纯属像交易买卖一样，心里憧憬浪漫爱情的关关更反感浑身铜臭匪性十足的小标，避之惟恐不及，不知道在半夜流了多少伤心泪。小标同样也难免不放心，甚至还派弟兄盯着关关在学校的举动，那些爱慕关关漂亮的男同学，只要稍微接近关关，就免不了飞来横祸，好在小标是真爱关关，也还在潜意识里保持了农村的习俗，没强占了关关的身子，甚至还允诺关关，只要高考上线，把何医生一起送到她就读的城市养病，对于这份情义关关又由衷地感激，可惜感激代替不了爱情！

这次搬运社四哥突然发难确实搞了杨小标个措手不及，但小标胜在他与公安局派出所的关系一直很好，这是四哥这个憎恨执法机关的劳改犯所不能比的，许了侯勇等人的好处，就带着不多的几个弟兄去谈判，为了避免谈判时被操了老窝，这才有猛子等能打的弟兄埋伏在庫房里，这也就是春妹子惶惶不安的原因。有了持枪的公安保护，小标也就大胆放肆地去了搬运社老窝子去谈判，那四哥是存心要开打，总咬死三十万医药费不松口，小标自然是不答应，任凭四哥他们如何恐吓威胁，就是摇头不点头，怒不可遏的四哥欺负小标人少，就操家伙开打，却被侯勇等人用黑洞洞的手枪抵住了头，而且还全部录音，如果不按小标的规矩行事，那就对不起，四哥不四哥先铐起来再说。面对公安的手枪，再凶悍的匪徒也只能就范，没傻到用棍棒对付子弹的。虽然这次胜在出奇不意，但不保四哥明的不来耍阴的，所以小标也头痛得很，有心与之联手，又怕尾大不吊，总不能叫侯勇当他的私人保镖吧？而且他的烟生意还真玩不起心跳！可面对干爹的处境，他又恨自己不能替干爹解决问题，有些事确实也不是他能妥善处理得好的，两件事使得一贯在干爹面前安分的小标也不禁酒后失态，嘿嘿，真要把个县委办主任的脑壳开了瓢，不啻于搅得南平地动山摇！

且说杨陆顺无果而返，仰天长叹，莫非这老谢是他命中注定的克星不成，犹如困兽般在家里来回踱步，苦思对策，可惜头发都抓掉了一大把，也没可行

良策，颓然坐在沙发上，想着老谢居然敢假传顾书记的话来压制自己，显然是想把我往死里整，只要应对不妥，怕真又再次栽在笑面虎的手里。第一次那是自己思想单纯幼稚，加之满脑子文本教条，那次吃了大亏也学了不少东西，虽然学费昂贵得令人扼腕！第一次跌倒是不小心，但再次倒在同一个人手里，嘿，那就是愚蠢了，我杨陆顺大学都考得上就不是蠢人，我就不信没个解！猛地想到他老谢敢假传圣旨无非就是琢磨透了人的心思，那我何不仿而效之，你会琢磨人心，嘿嘿，我也同样会琢磨人心。

又是照例的碰头会，老谢望着越来越笑得深沉的杨陆顺的背影消失在视线，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要说心里话，他还是比较欣赏杨陆顺的，但杨陆顺所具备的优势却令人眼红的牙痒痒，正牌大学毕业，连自己的儿子也是长江大学毕业的，读了书有高等知识的人就是与众不同，而且犹如凤凰傲立鸡群一样显眼，不俗的仪表、高雅的谈吐、还有使人耳目一新的想法观点，无一不展示着现代高级知识分子的风采。可正是那没有尊卑气势凛凛的眼神能把一个人所有的外壳全剥光，在他那深邃的眼睛几乎直刺进了内心最隐秘处，是他，他确实有资格骄傲，有资格用种悲天悯人的眼神去俯视无知的乡民，但他不能忽略我，一个领导一个长者的尊严，老卫确实是慧眼识人材，要是我提前发现了，也会毫不犹豫地委以重任，可偏偏就是不该那么年轻就走上领导岗位，要是能在基层打磨几年，磨掉那些棱角锐气，可惜老卫欲速而不达，那小子眼里不仅没有我，就连有知遇提携之情的老卫，怕也没怎么放在眼里，可惜为什么是老卫提拔的呢？这怕也就是命中注定的冤家啊。可惜这小子沉不住气受不起我的磨砺考验，你哪怕晚走那么几个月，我都会对你推心置腹重归于好，可惜你太爱面子，你终究是没把我这曾经的教导主任放在眼里，要不你怎么会昂着脑壳头也不回地走了呢？要说我的打磨还是卓有成效，要不然怎么一帆风顺地爬到县委办副主任位置呢？想当年我三十岁时还在唯唯诺诺地任凭人家摆布，莫说当官，领导给我个笑脸就足够我激动好半天的，他却成了正科级干部，多少人拼搏一辈子才在退休前享受这么个待遇！你小子也是不长记性，得志就猖狂，你贺新屋我托老周上人情，也就在示弱，难道非得我年纪一把在你面认错道歉，你才满意？你是自作孽不可活啊！要不怎么我就又成了你的直接领导、老阍就突然中风了呢？你小子还真是个灾星，谁用你谁倒霉，当初老卫现在老阍，我把这风给放出去，看谁还不要身家性命去重用你！不过这小子确实老练了很多，学会了不动声色，看来拿顾书记也吓唬不住你，你却不知道你一屁股屎！以前造谣说你是老卫的便宜女婿，人家不怎么信，这会你心急火燎地帮那小妹子解决工作，这下怕是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喽！

第一百六十二章

杨陆顺已然心中有了对策，便在县委办里就更显低调，没事就守在办公室里看书看报喝茶水，对老谢的工作安排是坚决执行毫不推脱，并无懈怠，而且基本不去综合科，有事只找何华强，省得了心烦。虽然他不出门，可办公室里倒也挺热闹，窜门的不少，下面乡镇来了同志主要是找老谢，可总也落他办公室里坐会，拉拉话，他也来者不拒，很是热情，对于来人委婉表示出的可惜，从没露出对现状的不满，而且还婉转地说一任领导有领导自己的工作作风，一般不跟下面的同志外出下馆子，硬是推辞不了才偶尔去一回。对于县委办的接待任务，他都是服从老谢安排，叫他去陪就陪，但每次都陪得挺好，时不时还主动替老谢喝酒，他酒量本就不小，老谢年纪大了自然不想多喝，几次下来老谢挺高兴，有了杨陆顺陪喝酒，他省了不少难受，年纪大了稍微喝多点就不舒服，而且怕闹出毛病，可酒桌上不端杯则已，端起了就没个消停，杨陆顺主动替他喝酒，身体上面子上都得好处，让上面来的人看到手下人这么关心自己，不也侧面体现了自己的领导水平么。老谢虽然也在表面上挺满意杨陆顺，但心里可没放松警惕，越是这样越显得邪乎。可杨陆顺却渐渐参与接待多了，在人前人后也混了不少脸熟，甚至于地区有的同志一到南平就指定要找杨陆顺喝酒。

在外人眼里看来杨陆顺处处显得很服从老谢的领导，不过也比较矜持，从来不刻意奉承刻意讨好，虽然脸上也带着笑，但绝对不是谄媚的笑，却似发自内心真诚的笑，一点也不猥琐，也都对杨陆顺这会没了后台却能迅速调整心态从低谷中恢复暗自佩服，特别是老江，从阍书记住院就一直找机会安慰鼓励杨陆顺，眼见小杨这番表现真是很满意，见了杨陆顺就夸他成熟了。

杨陆顺自己也很满意自己的表现，他现在是在蛰伏期，由不得他使着性子卤莽行事。他也知道故意去讨好老谢甚至去表忠心非但不能取得好效果，还怕老谢心里起疑，只能这样慢慢消除敌意，哪怕是表面上的也行。眼见得七月份，估算着易老师就这几天生日，就领着沙沙，趁老谢去地区开会的空当儿提

了不菲的礼物上了谢家，见面自然说是搬了新家这么久，沙沙还没拜访过，来认门的。易老师也不是什么心胸宽阔之人，对上次去杨家沙沙的表现还耿耿于怀，对沙沙也没什么好脸色，但对六子就不同了，这就出了个戏剧性的场面，三个人在一起说话，易老师来回不停地倒换脸色，对六子笑咪咪的有话必答，对沙沙就爱理不理，基本正眼也不乜几下。把个沙沙憋得快吐血，自从靠上阍书记六子升副主任后，她就渐渐习惯被人奉承，时间久了自然就滋生骄横，如何受得了这样的冷遇？直气的俏脸儿发白，说话的声音都开始抖了起来，恨不得冲上去就扇那婆娘几巴掌才解气，但她也知道六子此番前来的意图，只得咬碎牙齿硬撑！临出门易老师还故意气沙沙：“六子，到那天上家来吃饭啊，尝尝易姨的手艺，哎呀，路灯又坏了，六子你慢走，注意脚下啊。”愣是没当有沙沙这人存在。

下了楼沙沙就发作了：“六子，你存心带我来怄气的，我说了不来你死拉我来，这下你高兴了，看自己的堂客被人气，你倒没事人一样还有说有笑，我、我发现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杨陆顺咕地笑出了声，气得沙沙不顾行人异样的眼神，挥拳就打，好象要把受的气全发泄在六子身上。杨陆顺任她打了几下，只是笑，沙沙也没了辙，嘴巴撅起老高。半晌杨陆顺才怜惜地说：“沙沙，知道被人糟践的滋味了吧？以前你听着别人说的奉承话心里舒坦，也有模有样地摆起了官太太的谱，我知道你为了我受过不少委屈，也就没提醒过你。就像我们原来同阍书记拉关系一样，别人讨好奉承你，无非也就是知道你能帮他解决问题，你使唤小秦就像使唤佣人保姆一样，可曾也想到他内心的感受？阍书记下了，我们又倒退到了从前，你的牌局开不起来，请不动张县长的爱人刘姨，不就是因为没了阍书记啊……”沙沙忽然发狠地说：“六子，明天我们就去顾书记家，我就不信我能让宋姨当我亲生女一样，就攻不下舒姨（顾的爱人）。我见着现在房子有了，一家人和和美美在一起，不再想低三下四求人说好话，没想就这么欺负我。我不信攀上了顾书记，那易老师还不喊我沙妹妹！这是对付势利眼唯一的手段！”

杨陆顺哈哈一笑说：“势利眼，没准其实就是你自己！哎哟……别掐一点点肉，好痛的！”愁眉苦脸地揉着胳膊，继续说：“我们都还是太幼稚了，现实容不得我们再抱什么幻想，今天怄气，那明天又会是什么等着我们呢？就算我们与世无争，可人家未必会让你过安心日子。顾书记、张县长我们迟早要去搞好关系，可现在急不得，阍书记名义上还是南平三把手书记，我现在就急不可耐，怕人家反感，还是循序渐进的好。还有老谢这里，千万要低姿态，那天去吃生日饭，你怎么着也得喜气洋洋，知道不！”沙沙听六子这么得头头是道，点着头

说：“我知道，我知道，没想到你玩花样比我还厉害，总以为你是个榆木脑壳，嘿，终于开窍了啊。”杨陆顺苦笑了笑，没再言语。

老谢会后回家，易老师少不了要说道出来：“嘿，这下我算出了口闷气，那沙沙十足的势利眼狗眼睛，以为攀上了几个领导夫人她也成了大人物，哼，你是不在场，那沙沙本来用香擦得粉白的脸气得雪一样的白，还不得不做出没事人一样，哈哈，真是好笑咧！”老谢哦了声，他没心思听那些鸡毛蒜皮的堂客们事，倒是在想杨陆顺来给老易过生日究竟要耍什么花样，真要有心，偏生我不在他才来，莫非还舍不得面子来求我？嘿嘿，你怎么就放得下脸去摸老阍的罗拐？正想着易老师又在感慨：“说到底六子还是不错的了，莫看他不会说乖面子话，其实心里还是重感情的。不说我们搬家他出了力气，我那次上他家去，他就对我很客气，这不又来张罗我过生日，想起我那自己身上掉下的两块肉，怕在外面有了对象，早把老妈子给甩脑后咯！要不连个电话也没有？”怕是说得动了感情，眼睛眨巴眨巴就红了：“老大在海南去了两三年没回家一趟，老二在这又要到美国去留学，崽大不由娘，我那时说还生个满妹子，你不肯，这下好了，我们都五十几的人，身边连个孩子也没有，看着别人家的早抱了孙子，我这心里就难过……”

提起这两个孩子，老谢是又喜又忧，确实都是聪明懂事的崽，都凭本事考上了大学，在外面人人羡慕我有两个好崽，可不晓得要负担两个孩子读书多困难，两个死小子花钱也没节制，好像他爹是开银行的！这不老二公费留学没争取得上，不服气要自费去美国，唉，又是好大一笔费用，如今国际形势又紧张，怕是要去美国不是三五万解决得了的，还要生活费，那小子怕是不得半工半读的，越想越头大，哪里还有心思去琢磨杨陆顺，半躺在沙发，揉着太阳穴嘟囔：“你晓得崽大不由娘，那还唠叨什么？哪是什么儿子，我看就是两个老子，只晓得摊开手板要钱的老太爷！”

果然易老师生日，杨陆顺夫妇前来吃饭，这次杨陆顺一改往常对老谢的即若即离，显得很热情，谈笑风声毫无芥蒂，老谢自然得有主人家风度，四个人吃饭也蛮热闹，吃到半路，杨陆顺忽然笑着说：“谢主任，你最爱吃的火焙小鱼儿怎么没做？”老谢呵呵笑道：“咦，你也知道我好那小鱼儿啊？只是今天老伴生日，家里又来了贵客，就不好出鱼（愚）了，大愚小愚都不出！”杨陆顺说：“什么出愚不出愚的，我也不是什么贵客，请易姨做一次吧，我那次听严富说得绘声绘色，只吧唧嘴巴说易姨做得好吃，我也馋得很呢。”

易老师听得高兴，一放筷子就要去弄，却没想老谢听了如遭雷击，怎么杨

陆顺跟严疤子很熟么？不由面部肌肉抽了几抽，眼睛瞬时眯缝起来，这细微的表情都让杨陆顺看在眼里，心里就知道是戳到了痛处。老谢强抑制心里的疑惑，跟杨陆顺碰了一杯，吃了口菜才笑着说：“那个严富啊，有他说的那么好吃？六子，你认识严富？”

杨陆顺笑着说：“严富严疤子啊，有点交情，常一起吃饭，那人嘴巴大，什么都说，这不就泄了谢主任的底——爱吃火焙鱼！”那笑容就有点意味深长，嘴巴还故意那么撇了几撇，一副什么都了然于胸的神情。这倒不是他故意讹老谢，确实他通过小标的介绍认识了严富，也确实吃了几次饭，相处得还不赖，但也没敢提起新平办公楼的事，只想给老谢造成点心理压力，给他云遮雾照的感觉。

老谢见杨陆顺说得古怪也笑得古怪，一副稳操胜券的模样，心里就忐忑起来，莫非他知道了什么？怎么突然跟严疤子熟了呢，得找时间去会会严富。

事后老谢去找严富，知道杨陆顺是近段日子才认识严富的，还是杨小标介绍认识的，再追问严富那杨陆顺有没有打听新平办公楼的事，严富说没有，但想了想告诉老谢那杨小标倒是问过，好像很感兴趣，又把杨小标的背景说了说。老谢就脸色大变，心说你好你个杨陆顺，居然暗地里找我的把柄，看来你是跟我誓不两立了！哼哼，那就看鹿死谁手吧，就跟严富再次定了攻守同盟，他则找机会彻底搞垮杨陆顺。

九月二十二日中国要首次举办亚运会，早在两年前全过就轰轰烈烈地做了宣传，吉祥物熊猫盼盼更是早就深入了中国人民的心。鉴于中国目前的国际形势，为了保证顺利地办好亚运会，理所当然得就要开展打击刑事犯罪活动，这也是中国的惯例，有什么重大活动，首当其冲地就是整顿治理社会治安，于是从上到下的公安机关就展开了雷厉风行的行动。

公安局有行动，杨小标事前就从侯勇那里得了风声，就严格约束手下弟兄不得出事，有点案底的人还给轰出了县城，猫到乡下亲戚家躲风，反正哪里安全哪里藏，在严打期间被抓了，只判一年的很有可能判上五年八年，而且还是从严从快，找门路的机会也没有。可杨小标的小团伙在南平算是有名气的，什么聚众打架、敲诈勒索、调戏妇女这些扰民的事没少做，在县委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流氓团伙犯罪的专题会上，不可避免得被点了名字，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有名气的流氓头头，当公安局的同志向顾书记等领导汇报杨小标等流氓头子的详细资料时，与会的老谢眼睛一亮，杨小标不就是杨陆顺的干儿子嘛，怎么就成了流氓团伙的头子了呢？

杨小标在会后就得了消息，说县里想动他，倒也不很慌张，毕竟他打开门面做生意交了各种税费，有一帮人得了他不少好处，当夜跑了好些人家，估计到了第二天就会有人找顾书记、管政法的闵书记求情，真要还咬着不放，那就交几个替死鬼了事。果然杨小标也没估计错形势，不少人都说四海批发部的老板杨小标是正经生意人，是响应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政策下提前富裕起来的守法公民，而且还是退伍军人、共产党员云云。好在顾书记是支持个体户的开明领导，就要求公安局再次核实情况，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也坚决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再次核实的情况果然就有了不同，至少不是流氓犯罪团伙了，只是为了维持批发部的正常营业而请了几个青年人帮忙而已，当然打架是有人去门面上闹事，仅仅是违反了治安管理，打架为首的人已主动去公安局投案了，算是有惊无险地过了关，但其他如搬运社的四哥就干脆逃跑了，他不跑铁定是五进宫！

但杨小标还是逃跑了，不是南平事发，而是贩卖假烟。这也亏得杨小标为人豪爽出手大方，才提前得了消息。

那天晚上杨小标正搂着春妹子酣睡，被刺耳的电话吵醒，两人刚疯狂过，早累得不想动弹，春妹子甚至还想拿枕头砸了那扰人的电话，按小标的脾气也是要发火，但在危险期间也不敢大意，何况半夜三更没急事是不会来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特陌生：“杨哥吗？是杨小标吗？”杨小标听得出是古华县那带的口音，顿时清醒了：“我是杨小标，请问兄弟是谁？”“我是马林，就是烟厂监工的马大哈啊，不得了了，出大事了，烟厂被公安抄了，喜得我在外面搞妹子没在厂里，刚回的时候见十几辆警车在外面闪灯，我隐藏在暗处一看，全他奶奶的被抓了，我亲眼看见许老大也在里面，杨哥，早做准备，这会严打，早走早好，我就不啰嗦了，我也得赶紧跑路！”

杨小标接完电话愣了好半晌，古华烟厂不是有省里的关系吗，怎么也被抓了？狗日的许老大是怎么混的？那许老大被抓了，还不把几个进烟的大贩子给全招了呀。妈的这不是短了财路么？心里就对马林感激不尽，幸亏他去进烟都没亏待过里面管事的几个兄弟，这不关键时刻提前通了风，是得赶紧做准备，该跑路时千万莫舍不得！当即翻身下了床，把那还想纠缠他的春妹子一推老远，跑到隔壁叫铁子等起床。

不等铁子开口，小标阴森着脸说：“铁子，咱们麻烦大了，古华的窝子被端了！”铁子顿时脸色发青：“标哥，真的啊？你怎么知道的。”小标说：“还记得古华负责车间的马大哈不，刚才他给我通的信，那小子凑巧没在窝里，回去的时候碰着公安抓人，许老大也被抓了。”铁子的嘴巴张得足可以吞下俩鸡蛋，就是

说不出话来，小标暗恨他没用，径直说：“现在做最坏的打算，就是许老大把我也招了出来，他对我是知根知底的，我也算是几个大的贩子，哼哼，那家伙准会坦白从宽。铁子，你也别太慌，把猛子、大明几个叫来，我们悄悄商量下对策，现在就去！”

等铁子匆匆走了，杨小标就感觉气直往下掉，瞥了下手表才不到凌晨四点，嘿嘿，果然是公安实施大型抓捕计划的好时机，喝了几口冷水稳定了下情绪，跑进房里，把还在迷糊中的春妹子轰了出去，关上门打开衣柜里的保险箱，看着里面足有百万的现金，嘿嘿笑出了声：他娘的，要不是怕四哥来偷袭，怎么着也该进货了，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要进了货怕也没钱跑路了。这钱该怎么分，给他们每人十万跑路，其他人老子也管不了那么多，翻出两个存折，还有四十万定期存款，明天也得取了，这一跑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爹和干妈多少也得留点现金，还有关关，想到关关，他心里就有点酸楚，可现在也不是儿女情长的时机，得赶紧安排好！再一翻保险柜里的暗格，还有干爹的邮票夹，这东西也该物归原主了。

一会就听到铁子在敲门，小标拿出五十万用衣服一包，到客厅见春妹子眼泪婆娑地还在，吼道：“你他妈的滚回家去，没见老子有事啊！”春妹子怎么也想不明白上半夜还情意绵绵的现在就翻了脸，但在小标的淫威下老实地走了。猛子锁了大门，小标见几个老弟兄来齐了，毫不隐瞒地把情况说了，看着眼前一堆钱，猛子等人顿时就红了眼眶，知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难得标哥临危还记得他们几个，没独自跑路。至于这四海批发部的门面，好在房地产契当初就是用猛子一亲戚的名字，他们只是租来做生意，猛子就要退八万租金来给标子，毕竟这门面价值超过了二十万。小标龇牙一笑，恶狠狠地说：“你怕老子不再回来了啊？猛子，告诉你那亲戚，好生看着这门面，老子回来要是少了块砖，嘿嘿，莫说老子下狠手！”没其他啰嗦，大明组织人手把库房里剩余的假烟全部清理掉，猛子就把所有真的烟酒整理好天亮后就卖给旁边其他门面，价钱亏点无所谓，铁子负责把这月的钱发给下面小弟兄，门面里负责日常营业的妹子们也都提前发工资奖金，所谓好聚好散。

眼见着天蒙蒙亮，小标揣了十万块钱就去了关关家，唬得关关不敢开门，生怕小标是来要她身子的，何医生也是隔门相劝，小标就说：“婶子，我确实有急事来找你们，真的，我哄你们就招雷劈！”这才得以进门，但也没把真相说出来，怕吓着关关，只是谎称自己有笔大生意要去海南岛，怕是一两个月不得回，就把钱拿出来，说是生活费、医药费，万一关关考上了大学，这也算是资助的费

用。何医生哪里敢接这么多钱，好说歹说就是不要，她们虽然困难，但也还有分骨气，关关尤其不同意！无奈小标只得留下两万，还是大发脾气，何医生才勉强收的。

这厢安排好了关关，小标打电话找沙沙，叫她赶紧回家，有要事商量。沙沙赶回家，小标早就等在楼上客厅了，茶几上摆着那熟悉不过的邮票夹，就笑着说：“哟，杨大老板，是不是这邮票涨成天价了，找我商量脱手呀？”小标哪里有心开玩笑，强笑道：“干妈，是涨了点价，可咱们这样的大户子还用不着变卖宝贝过日子，是吧。”沙沙嘴巴上说是，心里却不以为然，你杨老板才是大户，我这干妈还在贫困线上挣扎哟。

小标说：“我是把邮票还给你的，我准备到广州那边发展，南平市场太小，怎么搞也是小打小闹！我这还有存在银行的定期存折，想请你帮忙提前全取了。”算算他还有近百万的现金，隐姓瞒名或者伪造新身份，也足够他再搞番事业半生无忧的了，只是又要离开亲人故乡，而且是跑路，心里说不出难受，但又不敢流露。

沙沙则惊讶的同时又失望，这干儿子一走，怕再没什么经济支援了，好在邮票还在，实在不行了，卖了也得让旺旺过好日子：“呀，你要去广州发展？也是，南平到底是小县城，你再怎么拼搏也成不了大富翁，我支持你的决定，噫，你告诉六子了么？”小标摇摇头说：“没呢，估计干爹肯定也会支持我的。干妈，我们这就去银行吧。”心里却想，唉，我这又怕是要连累爹的名声了，还有什么脸去见他呢。沙沙自然没意见，虽然定期大额存款提前支取有难度，但有她去找行领导，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实在不行不要利息就是，小标这么有钱，还会计较这些？

匆匆忙忙安排妥当，小标带着铁子连夜就租车离开了南平，直接到春江市再又租车直奔广州，再去海南岛。

要说还真是小标的命大，跑得快，他前晚出逃，第二天省公安厅就来人联络县公安局，准备抓人，根据假烟厂老板许老大交代，这南平县的杨小标是最大的假烟贩子之一，于是兵分数路抓捕，其他几个地方的假烟贩子悉数落网，惟独杨小标下落不明，而杨小标的四海烟酒批发部也干净地很，丝毫找不到半根假烟！恼羞成怒的省厅干警觉得被个乡巴佬愚弄了，面子实在放不下，立即上报专案组，全省范围发布通缉令，而领着小标去取钱的沙沙也脱不了干系，甚至于杨陆顺也被叫去公安局问话。你说小标能去跟他干爹告别么，根本就沒脸去！